

刘知远故事：由历史到文学

徐大军

—

摘要：刘知远故事源远流长，被多种大众语体文学样式所演述。从情节、主题和人物设置等方面分析此故事由历史到文学的演化历程，可以见出其中所蕴含的民众的理想价值观与世俗情怀，以及它在中国俗文学发展史上所提供的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范本。

关键词：刘知远故事；情节；主题；人物形象；演化

刘知远故事源远流长，宋元以来，逐渐形成了大众语体文学中的一个系列，为平话、诸宫调、南曲戏文、杂剧等多种文体样式演述。刘知远和其妻李氏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但他们在民众中的知名度却是由文学的不断加工锤炼和传播而培植起来的。作为故事中的主人公，他们已完全脱离信史，成为虚构创作的人物形象，并被赋予了浓厚的民间传奇色彩。

本文拟剖析历史记载及大众语体文学中刘知远故事的各种文献资料，探讨刘知远故事由历史到文学的来龙去脉，并分析这一过程中情节、主题及人物形象的嬗变，以此观察刘知远故事在中国俗文学发展史中所提供的带有普遍性的范本。

一、关于刘知远的历史记载

《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条记录了北宋末年汴梁的游乐场所中活跃的各种文艺节目，其中有“尹常卖，五代史”。讲说“五代史”已成为瓦舍中“说话”伎艺的专类，这说明北宋时期俗文学对五代史事的注目、热衷程度及传播广度。五代是一个朝代更迭频繁、动乱纷争的时代，在这样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有太多的升腾和跌落、荣耀和耻辱，其中必然会发生许多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刘知远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

据《新五代史》记载：

高祖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姓刘氏，初名知远，其先沙陀部人也，其后世居于太原。知远弱不好弄，严重寡言，面紫色，目多白睛，凜如也。

高祖皇后李氏，晋阳人也，其父为农。高祖少为军卒，牧马晋阳，夜入其家劫取之。高祖已贵，封魏国夫人，生隐帝。[1]

由此可知，刘知远是由一个微贱的军卒而成为那个动荡年代的一名开国皇帝，从而成为历史和大众文学共同注意的焦点人物。这是刘知远故事产生并广为流传的先决条件。而这故事引起民众关注的重要原因在于刘知远的低微出身对于下层民众所具有亲和感和诱惑力。由无名小卒而一举成名，最后成为至尊皇帝，这切合封建社会下层民众的理想追寻，给他们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自信和精神慰藉。

这故事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李三娘，史书上关于她仅见的记载就是：

“其父为农”、“高祖少为军卒，牧马晋阳，夜入其家劫取之”。李三娘的出身也是非常低微，可她最终成为皇后，这一升腾过程让民众感到新鲜且羡慕，他们以独特的想象力和同情心对这个人物的发达史进行了符合自己趣味和愿望的处理，塑造出了一个任劳任怨、毅志坚强的女性形象，并在其中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和价值观。

这些正是刘知远故事经久不衰的生命力之所在。

二、刘知远故事的情节演化

刘知远故事虽流传很广，但遗存的作品却甚少，现在能见到的有三部[2]：

《五代史平话·汉史平话》、《刘知远诸宫调》、《白兔记》戏文(它有三种版本：明成化本、万历富春堂本、明末汲古阁本。本文以成化本为准)。关于这三部作品的年代，戏文《白兔记》可以确定是在前两部作品之后。平话和诸宫调孰先孰后？我认为平话应先。《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条记录了北宋末年汴梁的游乐场所的各种伎艺，其中有“尹常卖，五代史”的记载，这说明在宋代民众中就已经流传着关于刘和远故事的“说话”。现存的《五代史平话》虽不是宋代原本，但它冠以“新编”二字正说明它是在原有“说话”基础上进行的加工，故而胡士莹言现存的《五代史平话》为宋人旧篇，经元人增益刊印[3]，所以平话应在诸宫调之前。当然，现存的《五代史平话》已非宋人旧篇的原貌。

刘知远故事由历史到戏文《白兔记》，有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演变过程，在这过程中有社会环境的烙印[4]，也寓含有世俗的情怀。刘知远由兵卒而皇帝的传奇史实吸引了民众的目光，同时也从一开始就赋予了后来文学作品一个不可逾

越的情节框架，不论演变过程中作品以何种文学样式出现，刘知远的发迹史这一本事始终从外部制约着情节和人物的设置。人们只能在这个框架中去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来想象、创造。我们看到平话中有许多情节是与史实相同或相近的：

《新五代史》(卷 10,18)

《五代史平话》

其先沙陀部人也，其后世居于太原。

其先世为沙陀部绿柳村人氏，后居太原汾州孝义县。

知远弱不好弄，严重寡言，面紫色，目多白睛，凜如也。

为人严重，不好言笑，面色紫黑，目多白睛。

高祖皇后李氏，晋阳人也，其父为农。

所娶妻为李三娘，李家为农家。

拜河东节度使，北京留守。

带取李三娘回北京留守衙中。

高祖少为军卒，牧马晋阳，

刘微时牧马，马吃寺田庄稼。

但若专注于刘的发迹史，则故事很难再有大的发展，平话在宋时流行，可其情节一直没有大的改变。因它以太多的笔墨来叙述刘的政治发达史，过于拘泥于史实[5]。

尽管刘知远故事并没有突破其本事框架，但后来的诸宫调和戏文中的故事已非本来面目，开始偏向于表现家庭生活。这当然有南曲戏文这种文学样式对家庭生活题材的偏好，但更重要的是因为本事的传奇色彩为文学提供了充分的、自由的创作空间。首先，刘知远低微时的处境比他发达时的辉煌更为民众关切，因其中包含有更多的世俗情怀。发达时的状况不外乎那么些，而刘低微时的困顿境遇则更能引起民众的共鸣与亲切感。处于社会低层的民众熟悉刘的困顿，也有发达的渴望，向往那种发迹后升腾的感觉。其次，历史事件的传奇色彩很容易为文学利用。刘知远和其妻李氏的本事具有传奇色彩，“高祖少为军卒，牧马晋阳，夜入其家劫取之。高祖已贵，封魏国夫人。”[6]这些有关李氏的传奇性情节给刘知远故事以新的生命力，成为刘知远故事得以发展的重要契机。而李氏的农家出身与刘知远的低微出身也为民众的想象力提供了驰骋的空

间，他们把熟悉的生活和这生活中特有的情感投射于此，写得真切而动人。

我们看到，关于李三娘的故事从一开始就脱离历史的束缚而走向文学虚构。在平话中，有关李三娘的情节较简略，而刘知远发迹的情节却详细且占较大篇幅，这是本事向文学演进的痕迹。虽然如此，后来作品中关于李三娘的情节在此已粗陈梗概，初具规模(与《白兔记》比较)：

《五代史平话·汉史平话》	《白兔记》
三娘由父作主嫁知远	与平话同
三娘的哥哥嫌知远微贱，在李父去世后，要赶知远出去。	李父去世后，李洪义夫妇嫌知远不事稼作，逼知远写休书，欲赶其离家。
三娘给知远百十钱，让他外出经商。	三叔劝知远去太原从军，于是知远别妻。
知远走后半年，三娘生下一子，其兄让她淹死，三娘无计，与李敬业商量写一封信，觅人将孩子送到太原知远处。	知远走后，三娘生下一子，洪一欲把三日的孩儿撇在荷池里淹死，窦公建议送至太原府知远处。
三娘日夕在孟石村河头担水。	其兄逼嫁，三娘不从，其兄让她日间挑水三百担，夜间挨磨到天明。
知远发迹后，装扮成打草人去孟石村私探三娘。	知远发迹后，扮成旧时模样去李家庄私探三娘。
知远带领军马到孟石村迎接三娘，斥骂李洪信兄弟。	知远去李家庄迎接李三娘到京中做一品夫人，并惩治了李洪一夫妇。

在平话中，李三娘是个配角，《白兔记》在不改变故事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充分丰富、发挥李三娘的情节，使其成为故事的主人公，而李三娘的光彩形象和主人公地位实现了此故事的进一步发展。

刘知远故事由历史到文学的演化，是世俗情怀对历史发现、选择与运用的结果，同时也能从这结果反观民众的兴趣、情绪和理想。

三、刘知远故事主题的演化

宋代“说话”伎艺中的“讲史”一门比较发达，但“讲史”艺人们的兴趣在于“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7]。宋人旧篇的《五代汉史平话》应为刘知远的政治发迹史。由作品实际看，其中刘知远的发迹过程十分详细，几乎是事俱按史地详细交代了他的政治、外交、军事等活动，而有关李三娘的情节却很简单粗略。

到《刘知远诸宫调》、戏文《白兔记》，叙述的重点已不再是刘知远的发迹过程，而是转到刘知远发迹前在李三娘家的家庭纠纷上，这其中包括对刘困

顿处境的展示。《白兔记》中，刘的发迹过程只占九出[8]，这在三十三出的戏文中所占比重不大。相比而言，李三娘已成为叙述的重点。历史记载中，刘的妻子确姓李，也是出身农家，但关于她的许多故事却是后人由此附会出来的。在平话中她是一个陪衬人物，可在诸宫调和戏文中即跃升为故事的第一主角。她识刘知远于末路；与刘成婚后，因刘而受兄嫂的欺压，可她无怨无悔，继续照顾、支持刘，并扯碎了哥哥逼刘写的休书；刘从军后，她剪发明志，坚决不从兄嫂的意志，被强逼推磨；磨房产子，为避免兄嫂的迫害，托人送子，保全了刘的后代。总之是李三娘是受尽了磨难，最终盼得刘衣锦还乡，封妻荫子。作品不但塑造了李三娘的光彩形象，而且表达了夫贵妻荣，光耀门庭的主题。发迹前的磨难是为发迹后的荣光、兴奋张本；发迹后的荣耀是给磨难以那个社会所欣羡的、认可的补偿。而刘的具体发迹过程已退至背景，并不作为叙述的焦点。

对功名富贵的渴望、欣羡心理在刘发迹后扮旧时模样私探妻子这一情节表现尤为充分。这一情节在平话、诸宫调、戏文及《李三娘麻地捧印》杂剧中都被保留着，它把一个人发迹后面对旧时的心情展示出来。故意着旧装以隐藏现时身份，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去重温微贱时别人对己的态度，从而加重对现在发达处境的享受和快感；强化了一种按耐不住的发迹后衣锦还乡的激动，而又想得到别人的惊叹模样，这种发达后对自己优越地位的玩赏姿态，在大众语体文学中一直被津津乐道，反复表现。

由以刘知远的政治发迹为主题到以刘知远和李三娘的关系来表现夫荣妻贵的主题，其共同点都未离开对发迹变泰的渴望和对功名富贵的追求。这迎合了民众对富贵、权力的向慕之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理想和情趣。所以，刘知远故事虽经反复搬演，但其中所寓含的“贫者休要相轻弃，否极泰来终有时”（《白兔记》第33出）的观念一直未被抛弃。

四、人物形象的演变

在反映历史的文学作品中，史实给与了文学人物形象以原始秉赋，虽然他们被不断地丰富、发展，但仍未失去其最原始的、最根本的因素。

关于刘知远的史实为文学作品中的刘知远形象提供了两个基本因素：微贱出身和无赖品性。“高祖少为军卒，牧马晋阳”的史实提供了他的微贱因素；“夜入其家劫取之”的史实提供了他的无赖品性。《五代汉史平话》就根据这

两个因素演义出相关情节。

刘知远之父早逝，家境贫寒，其母无力自保，于是改嫁慕容三郎，知远也随母从慕容。慕容延师教知远读习经书，“争奈知远顽劣不遵教诲，终日出外闲走，学习武艺，使枪使棒，吃酒赌钱，无所不作，无所不为。”十五岁时，义父给他三十贯钱让他去汾州城里纳粮，可他把钱赌光，“思量纳税，归家不得，无计奈何”，蓦忽间得知太原招募兵马，于是计往投军。途中招赘于李家，受李洪义兄弟排挤，李三娘给他百十钱，让他出外经商。争奈知远是个“辣浪心性人，有钱便爱使，有酒便爱吃，怎生留得钱住。”终将钱挥霍尽，致无以立身，只好去太原府李横冲账下投军。这些情节可见出刘的无赖品性。而他牧马的史实也在平话中有所表现：他曾因牧马时马吃寺田庄稼而被寺僧打了二十下。[9]

我们还看到在许多发迹变泰类故事中，发迹人早先的恶劣品性并未成为其发达的障碍，相反，故事还津津乐道他的无赖行为，且无半点厌恶之情，《五代史平话》中的刘知远、朱温、石敬瑭等都如此。这种出身低贱、品性劣差的人也能登上九五尊位，这给民众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心灵慰藉和有朝一日也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自信。民众渲染这些人的无赖品性，不是为了谴责他们，而是在他们身上制造自己的幻想，寻找安慰，增加信心。

而在《刘知远诸宫调》、戏文《白兔记》中，则去除了刘知远的无赖品性，增加了他的仗义、朴实和厚道。在诸宫调中他伸张正义打了“在村第一欺良善，没尊卑，不近道理”的李洪义；庸作于李家时，三娘因倾慕他，夜入其室，他非礼勿动，劝三娘“早离西房，是为长便”；当岳帅招他为婿时，他不愿背叛李三娘的感情，“不成为新妻，便把旧妻忘了”。在《白兔记》中我们还看到刘知远与李三娘在遭到兄嫂的排挤时那种相濡以沫的真挚感情（见第12出“看瓜”、第13出“分别”）。虽然诸宫调和戏文中反复强调刘的异象（金龙缠身、黄伞遮盖、金蛇从鼻孔出入等），以此来宣扬他的真命，可是他的朴实和厚道应为其情节发展的基础和推动力，否则，他不会在与李洪义的家庭纠纷中被挤兑，同时也不会有这些情节的合理性发展。戏文着重表现的是刘知远和李三娘的家庭生活，情节叙述重点的变化使得对刘的刻画重点也发生了改变，这要归功于戏文对李三娘叙述地位的提高。

关于李三娘，史实说她是农家女，她也是以农家女形象进入文学作品的。因为这一身份的设置，文学作品给她安排的主要活动空间是农村环境中的家庭，表现她处于传统家庭纠纷中的种种遭遇。民众在她由农家女到皇后的过程中进行了大胆而合乎大众趣味的想象和处理，把她定位于一个农村女子，描叙她如何关心、照顾刘知远；如何为了刘知远而与兄嫂斗争；又如何为了刘知远而受尽兄嫂的折磨，忍辱负重，但她始终对刘忠贞不渝，最终苦尽甘来，“艰辛，十六年命屯，料今日枯枝再春”（《白兔记》第33出）。诸宫调和戏文对她的描写贴近农村生活，真切而感人。

虽然作品在叙述中会不时地点示我们刘知远的非凡身份，但在这些家庭纠纷中，我们并未感到刘知远的奇异之处，他完全是一个普通人，有民众所熟悉的喜悦与烦恼。但正是这贴近生活的普通人形象和作品中宣扬的真命天子异象的结合，才赋予戏文以无穷的魅力，它既贴近民众的生活，又寓有民众的价值寄托和理想追求，所以吸引了民众的注意与兴趣，从而使得刘知远的故事流传不衰。

在刘知远和李三娘文学形象的演变过程中，我们看到，虽然人物形象被大众语体文学不断地丰富、发展，但作为历史所赋予人物形象的原始因素未被取消、抛弃和改变。这些因素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想象提供了基础，同时也给与了制约。

从刘知远故事由历史到文学的演变过程，及其中各种因素的恒定与变通，可以看出，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传奇性是对大众语体文学产生吸引的初始动力。而在它们被引上文学之途后，大众就会以他们的趣味和理想在历史事件的大框架中来予以取舍，或抛弃一些，或虚构增加一些，以便能符合大众的愿望。在这过程中，寄寓民众的情趣和意绪。在刘知远故事的演变中，大众为解释刘由低贱到至尊的升腾，设定了天命之分；为贴近普通人的生活、情趣，设定了刘与李三娘身处家庭纠纷的遭际。这样，传奇性的发达史和世俗性的家庭生活结合在一起，终于造就了刘知远故事的流传不衰。[10]

另外，刘知远故事的演变过程还启示我们，大众语体文学中的故事虽有所本，但文学较历史的干枯记载更血肉丰满，它复活了历史人物的心灵。刘知远的故事已超越了历史，基本上是虚构创造出来的。我们应以文学的眼光来欣

赏、评判这个故事，而不能把它当成历史来看待。

注释：

[1] 《新五代史》卷十、卷十八，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2] 另有两部关于刘知远故事的作品：元刘唐卿的《李三娘麻地捧印》杂剧，《录鬼簿》著录；明前期佚名戏文《刘知远风雪红袍记》，参见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32 页。惜二者俱佚。

[3] 参见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712、713 页。

[4] 参见朱恒夫《刘知远故事流变考论》，《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1995 年第 2 期。

[5] 程毅中认为《五代史平话》基本上依据《资治通鉴》加以敷衍，还有许多照抄原书的文字，只是有所改动。参见《宋元小说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91 页。

[6] 《新五代史》卷十八，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7]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小说讲经史”条，见《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06 页。

[8] 这九出是：15 出“投军”、16 出“强逼”、17 出“巡更”、18 出“拷问”、21 出“岳赘”、25 出“寇反”、26 出“讨贼”、27 出“凯回”、29 出“受封”。

[9] 丁锡根点校《宋元平话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

[10] 明王骥德《曲律·杂论上》中说：“古戏如‘荆、刘、拜、杀’等，传之凡二三百，至今不废。”近代京剧中有多种关于刘知远故事的剧目，如《李三娘》、《白兔记》、《磨房产子》、《井台会》等。《白兔记》一戏至今尚演者，有《赛愿》、《养子》、《送子》、《出猎》、《回猎》等出(参见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上)》第 7 页)。

贵州社会科学 2002 年第 2 期

厦门大学图书馆